

无休止的 秘密角逐

(英)布赖恩·福布斯著

黄永义等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无休止的秘密角逐

〔英〕布赖恩·福布斯 著

黄永义 魏立中 汤培生

谭少青 周家骅 金学耀

黄永义 汤培生 校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二月

001

元

无休止的秘密角逐

[英]布赖恩·福布斯 著

黄永义 魏立中 汤培生

谭少青 周家骅 金学耀

黄永义 汤培生 校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燕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1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019-X/1·9 定价：2.95元

内 容 提 要

女间谍卡洛琳——英国乔治勋章获得者、驻奥地利情报站的骨干分子，被秘密杀害了。卡洛琳曾被克格勃在东柏林绑架，受尽摧残，精神彻底崩溃，在被注射迷幻药的情况下，将所知机密全部供出。最后她与一苏联间谍交换回国。她已变成一个丧失记忆的人。她在疗养院的轮椅上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

卡洛琳被害后，英国秘密情报局谍员、卡洛琳昔日的恋人、奥地利情报站的另一骨干分子希尔斯顿，对卡洛琳的死百般不解。是谁出卖了她？又是谁暗杀了她？为什么在她对苏英双方都失去意义的时候还要杀死她？

复仇之心促使希尔斯顿铤而走险，终于揭开了卡洛琳被害之谜，找出了杀害她的凶手——一个意想不到的家伙，为卡洛琳报了仇，也为自己投入新的角逐准备了条件。

本书情节曲折、惊险复杂、发展自然、充满悬念。全书深刻地揭露了间谍机构的内幕，揭露了尔虞我诈的间谍角逐，揭露了双重间谍的凶险嘴脸。作者布赖恩·福布斯是著名小说家和电影导演。二次大战期间他在英国情报部门服务。本书原名《永无休止的角斗》是福布斯的杰作之一。他还导演了《L-形房间》、《老鼠国王》等影片。

(一)

在通常的情况下，考尔德总是冷酷无情，对他人不会产生丝毫的怜悯。然而，那天早晨他却一反常态，对浴缸里发现的一群蜘蛛大动恻隐之心。他数了数、有七只外表显得一模一样的蜘蛛正贴在陡峭的浴缸边上，就象进退维谷的登山运动员似的。考尔德跪下，凑近对蜘蛛进行仔细观察：它们真是从排水口爬上浴缸的吗？如果不是，那岂不成了“天方夜谭”？奇怪的是竟从来没有人在这里见到过蜘蛛；它们仅在夜间才出来活动。

他打开冷水龙头，希望流水声能惊扰它们，但毫无效果。蜘蛛知道他在此地吗？它们那些微小的脑细胞在输出什么样的警报信息呢？它们聚集在此是为了进行集体自杀吗？将蜘蛛淹死在浴缸里并非良策，因为考尔德记起：用水冲它们时，它们的肢体怎样被支解。这样做他只能得到一缸漂满蜘蛛断肢的洗澡水，而漂在水中的断肢残足，会象散落在娼妓床上的假睫毛一样。出于厌恶，而不是怜悯，他采取了断然的措施：他撕下一截卫生纸，卷成勺状，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蜘蛛一个一个地舀出去，让它们都向那积满灰尘的壁板逃命而去。

他打开水龙头，让水注满浴缸，自己则利用这点时间用

一次性剃胡刀去修面。他仔细端详着自己在布满水蒸气的镜中的尊容，颇像画家在品评一个新来的模特儿似的。他捻弄着嘴唇上的胡须，虽然这胡须与他的面孔显得极不相称，但却使他颇为中意。这胡须和前一天晚上染得更黑的一头黑发微妙地改变了他的外表，使他那冷漠的特征完全消失。他本是细皮嫩肉，嘴上没有使人赞叹的胡须，但现在嘴唇上的小胡子却使他显得轻浮，一付故弄炫虚的神态。考尔德想：我又恢复以前的模样了，一个倒霉的英军少尉的形象。往事涌上心头，昔日简单平易的生活象一个世纪那样遥远，那是他刚开始学干这一行的时候。他具备一张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幼稚，纯洁的面孔，一张年轻十岁的面孔。

洗完澡后，他朝身上洒了些廉价科隆香水，有股辣而刺鼻的味道，这是他特意买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接着他将湿头发从中向两旁分开，以为稍微这样装扮一下就会使他显得与众不同。然而，就在他那自鸣得意的外表上，你也可以发现一些微小的破绽。他心中忐忑不安，这不是由于他来此肩负的任务，而是因为他又回到了他从没想到会再见到的国家。

他戴上一付外科手术用的手套，彻底地清洗了浴缸和洗手池，特别注意了出水口、旋塞和龙头的清洗。他将一支用过的唇膏放在窗台上，在放下抽水马桶的坐圈前就将一个包装妇女卫生巾的硬壳扔了进去。然后他将剃胡刀、肥皂、牙膏、牙刷和那瓶科隆香水放入一个塑料袋中。他提着袋子，拎着毛巾，走进了起居室兼卧室的房中。

穿衣前，他仔细地看了看自己赤裸的身体，粉红色的皮肤和突起的肌肉使他的性欲有些冲动，在这种时刻他总有这种感觉。每当出发去执行某项任务之前，他总是不能自

制，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强烈的对性的渴望。有时这种性欲异常强烈，他不得不进行手淫以求解脱。这是他整个秘密生涯的另一个侧面。看着床上弄皱了床单被褥，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然而他想起了必须严格遵守的时间表。

考尔德身著一套式样奇特的衣服，比平时穿的至少要大一个尺码。这套衣服是几周前他在利物浦（他进入英国的港口城市）的奥克斯姆商店买的。而他定做的，合身的衣服都被塞进了航空公司赠送的大旅行包中。他终于对自己的外表感到满意，于是用那双戴着手套的手将屋里的东西擦拭了一遍。然后他制造了一些假线索：留下了从水槽里拾起的一个烟头；一些为麦吉长岛上帕尔马的一家旅馆作广告宣传的书夹型火柴；一本提供飞往中东各次航班详情的航空手册。最后他扔下一本通讯册——最绝妙的一着。这本通讯册是他在一个公共厕所拾到的，保存它就是为了用于这种时机。虽然他不大可能被人追踪至这间租用的客房中，但他已习惯于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以给他人造成可乘之机；假如官方来此地搜寻他，他们可以因这虚幻的希望着实兴奋一阵子，空欢喜几小时。他离开前又将房里查看了一遍，然后才关上了身后的门。他将手套取下塞进旅行袋中，顺着没有铺设地毯的楼梯走了下去。

外面街上，有一群移民的小孩正在打板球，吵吵嚷嚷，木板做成的球拍做工粗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里原是伦敦东区的一个体面的郊外住宅区，住在此地的居民都怀有爬上中产阶级行列的抱负。这儿的房屋鳞次栉比，门前均修有台阶。大多数的房屋都与考尔德离开的那幢房屋一个模样；坚固耐用，建造于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凸窗和门前的小花园总是关闭着，好象无暇接待来客似的。在其鼎盛时

期，房屋每年都要粉饰一新，通向屋里的台阶均用浮石磨光。而今，这些门扉却犹如乞丐口中腐烂的牙齿。残存的少得可怜的水蜡树篱在薄薄的一层稀土中垂死挣扎，只能依靠家狗的粪便来生存。大多数房屋的前花园已变成了水泥地，成为街道外堆放各种锈蚀、笨重物件的地方。昔日被誉为文明、温文尔雅的郊外住宅区已变为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除了那些靠养老金生活，性格怪癖而又无法外走的老人外，这里的居民都是随着战后移民浪潮来这里定居的。考尔德自身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他公务在身，要为他人消愁解恨，自己并不想去招人怨恨。

离开房子后他就微跛着脚，蹒跚地在布满干硬的狗粪块和丢弃着廉价食品盒的地上小心地往前走。正当他转过街角时，突然被来自身后的板球击中。一种固有的护身本能，而并非板球的力量，使他忽地跪了下去。当他伸出空着的那只手触地支撑自己的身体时，他手中的公寓钥匙就飞出去了。孩子们站在那里，吓得呆若木鸡，以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报复。但是考尔德只是抓住球，向他们扔了回去而已。孩子们一声不吭，而他则感到孩子们赢得了一场心照不宣的胜利。孩子们又继续打球，他则去找回丢失的钥匙，并把它从下水道口上的铁格间丢了进去。不安的思绪又袭上考尔德的心头，他本想避免和任何陌生人接触，即便是一丝一毫，也不愿意。他仍然一跛一跛地向前走着，但却加快了速度，匆忙地向离他最近的地铁车站走去。他在一台自动售票机处买了车票，然后乘自动扶梯下到地铁里面。里面的环境污秽不堪，他最初甚感诧异，其后亦感惊骇。他不由得回想起德国对英国进行大轰炸的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时，这些迷宫似的洞穴曾给人们提供了安全，使他们逃脱了德军飞机的轰炸；熟睡的

人们躺在双层床上，就象地下墓穴里一具具合衣的尸体；手风琴的乐曲声；午夜供应的三明治，其面包片的颜色和军毯的颜色一个样；以及人们由于恐惧而散发出的浓重的臭味。

而今这些弯曲的墙壁渗出臭水，头顶上面有些瓦片脱落，使他觉得好象上面的整个城市就要坍下来似的。只有风还是依然如故，从地道远处向他迅猛吹来。他小心翼翼地走着，以免踢到满地都是的塑料废品，对污秽的东西他总感到恶心。墙上被撕破的广告上涂满了脏话，好象这些仇恨和嫉妒的发泄者要将他们的愤懑向世界上的一切发泄，无论它们是多么的无辜和清白。

换了二次车后，考尔德在汉麦史密斯站下车。他重新来到地面，并在车站的小店里买了一盒半磅装的卡德贝里奶油巧克力。然后，他又搭乘公共汽车，经过汉麦史密斯桥，到达雷奇蒙德。在雷奇蒙德他又乘车沿原路返回克育公园，在几乎废弃不用的车站下了车，然后就一直往前走，穿过一些背街小巷，到达了预定的地址。如同预先安排的那样，有一辆没有明显特征的1979型福特牌汽车正锁在车房里等着他的到来。这辆车是前一天夜晚在布里克斯登的高层公寓外面偷来的。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偷车，正是考虑到这是个少数民族的杂居区。

考尔德查对了这辆车的执照，日期仍然有效。于是他戴上了皮手套、从驾驶座椅下取出了引擎点火钥匙。当他驾车驶离这里时，车正好从一个正在侍候着两个头上挂着卷发器的妇女的送奶人身边疾速而过。几天后，电视上对这辆被盗车的外形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这两位妇女和送奶人全然没把这辆车同它联系起来。

考尔德在契士威克驶上了M⁴高速公路，一直沿着公路飞驰着。他在契特离开了M⁴高速公路，抄近路越过原野，绕过环绕温莎宫庭院的围墙，然后取泰晤士河滨道，最后到达伦里麦德。从那里他进入A³⁰主干道向西行驶，小心地遵守着种种车速限制。他倍加谨慎，因为刹车已出现过不灵的迹象。他不想遇到任何麻烦。

他做事从不马虎，仔细查看了工具箱和车门上的几个低凹处，里面都是空的。但他发现了车主嚼过的口香糖；烟灰缸里塞满了灰色的干颗粒。他感到非常恶心，使他联想到野兔的粪便。他儿时饲养过的一只安哥拉公兔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爸爸将苹果箱改制成一个粗糙的兔笼，笼底板的一个角落钻了几个小孔，作为排泄粪便的通道。回忆起那年月，他不知是何种潜在的需求使他决定养一只那样温顺，单调乏味的兔子。兔子代替不了小狗，它仅有一张毛茸茸的面孔，两眼总是呆滞地从笼子里向弯曲的铁丝栅栏外望着，嘴里老是嚼个不停，而且边嚼边拉粪便，没完没了。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他有什么享受呢？星期日的上午打扫卫生，将那些被粪便沤黑了的草清除出去，将菜梗和蒲公英叶倒进切碎机做成饲料，除了这些事外别无任何享受。他盼望有只小狗，可从没得到一只。也许一切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也许最终一切都应归咎于他最初的被剥夺的意识。

看见一块块嚼咬后丢弃的口香糖干颗粒使他很快就感到一阵恶心，他立刻摇下车窗，将烟灰缸里的东西倒掉。考尔德对肮脏的东西历来非常厌恶，反感。他以米勒的姓名在苏黎世拥有的那套公寓，就象《房舍和花园》杂志上的广告房一样完美无疵，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他把车速稳定在每小时40哩，想到他还会有机会回到那里的；他又回想起他死去

的母亲那喋喋不休的令人厌烦的说教：“不论你去干何事，决不能穿着脏内衣走出家门。你不知道何时会在大街上被打倒在地。想想吧，当他们将你送到医院时，你会感到多丢脸啊！”儿时他对母亲这一套奇怪的推理十分迷惑不解，直到如今他仍不明白其中的一些奥妙。对他人的恐惧总是蛊惑人心。当然这也有益处，非常有益。考尔德就象别人收藏邮票一样，将恐惧收藏在心里。

在现在的外出旅行中，他记录下了沿途的每个界标，并将它们牢记在心中，按相反的次序依次排列。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侥幸的心理，在他使用的词汇中从来就不存在“侥幸”这个词。

7月在英国还是夏季中的一个月份，然而天色阴沉，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放慢车速，默默地为他车上的默西迪斯500型探照头灯祈祷，求上天保佑！他只求将这辆破旧不堪的老爷车减速，平安慢行。

大雨骤然从天而降，现又骤然停止，就象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内制造的天气一样。他打开收音机，调到了当地的一个商业广播电台。电台正在播放回答听众电话提问的节目。他听着一个接着一个的，一问一答的陈词滥调，立刻火冒三丈，感到肾上腺素在不停地流动。他那戴着手套的双手紧握着方向盘，好几次都忍不住回答了收音机中的电话提问，答语猥亵。人们日日夜夜听着那些无聊乏味，幼稚可笑的广播节目，怎么能生活下去呢？小城镇中那些无聊的家庭主妇没精打彩地唠叨着枯燥无味的空虚生活，用她们丈夫的丑事，她们的恐惧和偏见来充斥和污染无线电广播。节目的主持人是一个神气十足的、假装成美国腔的广播员。“你们现在收听的是你们的星期二广播问答节目。”他故意拖长声音，将

Tuesday发成Chewsday。“当你们这些娇小可爱的美人都能在电话上开诚布公地相见时，我们的节目才能办得真实可信。”任何人，只要他不是自暴自弃，怎么能在英国继续呆下去呢？考尔德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驶过的城镇主街都是千篇一律，毫无自己的特征：赌场，门可落雀的小酒店，提供剩菜外走服务的中国餐馆，被垃圾塑料袋中漏出的污秽物弄得污渍斑斑的人行道。所有这些都表明，好象只有繁衍懒惰和恶习的行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他心目中的昔日英国似乎已经隐姓埋名、躲藏起来。考尔德关上了收音机，担心他那愤怒和厌恶的情感会使他粗心大意起来。

在法恩汉几里外，他将车停在路边的一个临时停车处，并从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束鲜花，支付了3个硬币。车启动之前，他从旅行袋中取出一次性皮下注射器，并放进了夹克衫口袋里。

私立的费恩瓦克老人疗养院是他此行的目的地。疗养院离费恩瓦克大约有5哩。从前这是一座私人住宅，屹立在一个宽敞的庭园内。从公路上望去，盘结在一起的杜鹃花象一块屏风将房屋遮住，房屋仅隐约可见。车接近疗养院时，考尔德就注意到，风伴着雨已把残存的盛开的紫色杜鹃花瓣吹得遍地都是、枯萎凋零，好象它们要遮挡住、不让外面的人看见住在疗养院里的垂危老人一般。紧靠着大门的砖柱旁有一株枝条低垂的白蜡树。当他开车进去时，车顶从这些枝条中擦曳而过，发出一阵刺耳的响声。考尔德随即低下头，亦感到有些鲁莽。这儿有一张布告，要求来访者的车速不得超过5哩。靠近房子的地方，另一张布告则要求，不得到院长的亲允，儿童一律不得入内。

象大多数这类疗养院一样，这幢房屋会使人立刻联想起

最后的安息之地。这是一幢用红砖砌成的，维多利亚晚期的建筑，外墙上一些地方有常青藤覆盖着，窗上装有铁条——与其说它是一所私立医院，倒不如说是座监狱更名符其实。水珠从粗大的苏格兰松树上一滴滴地落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现在正是松子下落的季节，当考尔德小心地将车倒向、驶向靠前门最近的停车处时，他的福特车车轮压碎了许多松子。他发现只有两辆车停在那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它们是属于疗养院的职员们的。既然病员的亲属能承担疗养院所索取的各项费用，他们就很难对桑斯牌车和迈纳士微型汽车感兴趣。

考尔德将钥匙留在点火装置上，拿起那束鲜花和一盒巧克力。路途上他从没脱下过手套。现在他又跛着脚，使任何可能注视到他的人都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径直朝前门走去，用手拉了一下铁做的铃柄。足有半分钟里面没有丝毫的动静；然后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出现在蒙有水雾的，嵌在门中的玻璃板后面。他注意到门上安有很有名气的保险锁，又听到两道插销被打开的声音。

大门终于打开了，一个穿花呢服的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老头的头上明显地戴着假发，只是歪了一点（稍退回一点就戴正了），这显得他的面容不太匀称。他手里紧握着一册平装本的恩里德布莱登的神话故事并挥舞着它，就象挥舞着一面旗帜似的。

“你读过这本书吗？”他的声音激昂。“这是人皆必读之书啊！它应当成为学校的必读书，因为书中讲的都是真理，这是我的圣经。我的一切知识均来源于此书。我学到了这些知识，他们就休想再欺骗我了。”他呲牙咧嘴，歇斯底里地说着，而一当他取掉上假牙，那露齿的笑容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知道，你来得真及时，他们最近就想把我这些东西抢走。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被他们偷走了，而今他们正在搜寻这些东西呢。也许你现在对我所作的斗争略有所知了吧？我这本书使我胜了一筹，这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只要我仍有这本书在，我万事皆能先行一步。”

这老家伙讲话时唾沫四溅，弄得站在不远处的考尔德满脸皆是。他又突然抓住考尔德手臂的上部，把他往里拉，经过门廊，走进了门厅。尽管他显得年老体衰，却有疯子般的、使人惶恐不安的猛力。

“过会儿进城的途中我们再谈那件事吧。你到这儿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好伙计。谢谢你给我回了信。他们什么都要查看，你要用密码写信来。不过，我知道你是可信赖的，我不会让你吃亏的。你知道，我手头还有不少英镑呢。”

老头儿很激动，又满口无牙，说话时流涎不止。他紧紧地抓住考尔德的手臂说：“最重要的是把我从这里带走，这样我就能找回我的文件。只要我重新得到它们，我就能证实一切。我们立刻就走，好吗？你是乘诺勒车来的吗？”

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行了，奥乔维勋爵，你已经讲得够多了吧！”

一个身着制服的年轻护士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她驾轻就熟地松开了老家伙紧抓着考尔德手臂的手。“装上你的假牙吧，真听话，不然我今晚就不讲故事给你听了。”

她对考尔德投以一笑，又继续说：“来吧，照我教的那样去做。看，它们进到嘴里了，马上就好，好了。”她把奥乔维的手举到嘴边，将假牙复位。“现在你显得好看多了，你取出假牙就显不出你的英俊了。现在回到电视放映室去吧，不然看不到‘兰彼得’，你会不快活的。待会我把茶给你

送来。”

“我会有熏鲱鱼吃吗？”

“会有的，如果你现在就规规矩矩，可以给你两个褐色鸡蛋和许多熏鲱鱼吃。”

“我的律师也需吃点什么。”奥乔维说，“他是从律师事务所专程来和我研究一些机密事情的。”

护士显得有些畏缩。真奇怪，考尔德想，为什么一提起法律，连最清白无辜的人也感到心神不安。

“先生，您是他的律师吗？”

“不，不是。我是来看望一个亲戚。”考尔德回答，微带爱尔兰口音。

“瞧，你又在撒谎。你以为我来这里不久，就想乘机找我的岔子。你真坏，太不听话了。”她带着奥乔维向通往门厅外一扇开着的门走去。这时考尔德发现，还有四、五位老人靠在一排扶手椅上，就象射击场上的靶子似的。“淘气的家伙不能享受任何优待，没什么熏鲱鱼吃，什么都得不到。”

奥乔维又变成一个三岁孩童，他嘀咕着：“我要解手，要大便。”

“你又在捉弄人，对吗？如果你这样，我真的要生气了。”

“不是，我要解手，真的要小便。”

“好吧，我相信你。我要先去照应一下这位先生，然后就过来帮你。”

考尔德一直等到她把奥乔维扶到他的椅子上坐好。“实在对不起，”她说，又转过身去把正门上的插销弄紧。“我听见了门铃声，但不能很快赶来，我在楼上替另一个病员做清洁。干这样的工作需要脑后再多长一对眼睛才好。”突然她意

识到这句话讲得有些轻率，于是她补充说：“我想，我们现在正缺人手，我只是个打短工的。好了，对不起，您要探望的人究竟是谁？”

“我的堂姐尼科尔森太太，”考尔德回答。他仍然带着爱尔兰口音。

“啊，是的。她现在满不错，不象其他一些人那样。她一定会很高兴的，院长对我谈过，来看望她的人很少。”

“是的，我是她唯一的一个亲人了，真可怜，你会理解的，我经常出差到国外去，很难抽空来看她。”

“你去的地方该比这里暖和吧，我想。今年我们这里的夏天真美啊！”

“是的，中东的夏天肯定更暖和些。”

考尔德注意到她的上唇长着淡黄色的汗毛，这个特征老是吸引着他。她的衣着干净，古板的、浆得很硬的围裙遮住胸部，使人很难看出她真正的身段。护士对考尔德有某种强烈的诱惑力，也许这是由于她们外表是那样纯洁如玉所致吧。他猜想她不过22或23岁，就他的口味来讲，还略嫌老了一点。不过她却显得象一个工作之余耽于享乐的人，似乎不会反对与人同床共枕的。如果不是此时此地，他可能早已对她进行挑逗了。

“我不希望违反你们的规章制度。我是在正常的会客时间来探望病人的吗？”

“啊，这里的规章制度并不那么严格，院长办事机动灵活，对来访的客人她确是那样。”她对他说话时面带笑容，但这是因为同情而突然产生又瞬息即逝的微笑。

“南妮！”奥乔维在电视放映室大声喊叫；“把小便壶拿来，我再也憋不住了。”

护士叫了起来，“啊，天哪！又是一个倒霉的下午。你看，实在对不起，我不得不去照顾他了，不然那边就会大吵大闹的，其他人不会格外关照他的。你自己能找到路去吗？就在第一层楼，左边第二个房间就是。你可以在门上找到尼科尔森太太的名字。”

只剩下考尔德一个人了，他登上栎木楼梯，来到一楼。楼梯踏板上图案丑陋的地毯已被磨破，上面污迹斑斑。楼上有一股浓郁的刺鼻味。开始他不知这味从何处而来，突然他明白了，这是人体发出的臭味和消毒剂的气味，就象他儿时第一次坐在教室内闻到的臭味一样。平台迎面墙上，挂着一张颇有名气的、宗教色彩的油画，是一幅复制品：人们理想中的耶稣基督，面无难色，正在为围绕在他脚前足后的一群孩童祈祷、祝福，就象当今某个流行歌星在后台出口处受到一群歌迷簇拥一般。油画的下面是一张告示，指导人们进行紧急灭火的训练。

考尔德警惕地查看四周，听见从后面某处传来不停的叽喳声：也许是一些性情急躁的小鸟在那儿栖息过夜吧。

他按护士的指引，找到了房门上有尼科尔森太太名字的房门，但是门上还有另外两个人的姓名。他感到有些难办，在他们给他作的简介中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他们说，这件事干起来挺容易，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了，只需快进快出。但是他们谁也没干过这样“容易”的事。

他轻轻地碰了下门，门一下就敞开了，右角边的一张金属框架床映入眼帘。床上有一床用布片拼缝起的被子，一个老妇在被子上蜷缩着身子，象在打坐似的。她的睡袍向上撩起，露出干瘦的细腿。她双眼睁开凝视着他。“大夫吗？你是不是大夫？”